

古文評註



第一冊

574

大遼圖書供應社刊行

原序

近世以制科取士，有束髮受書者，類皆覃心致思於制義之學，經書而外，所謂丹黃滿案者，不過世所稱房書行稿已耳。至於周秦兩漢以迄唐宋元明大家之文，則或擇而弗精，語而弗詳，未有能深求作者之用心而得其奧窔者也。余不敏，佩先君子訓，息心靜處，肆力於此，自周秦兩漢以迄唐宋元明大家之文，亦既擇焉而精，語焉而詳，釋焉而盡，顏其編曰覺斯梓，以行世，謬爲海內諸君子所賞識，幾於家置一編，人傳一帙矣。然近年來密究而玩索之，頗覺字疎句櫛，非不明且備也。而於段落則不醒，連篇累牘，非不詳且盡也。而於精意則茫然，故不得已取前書而更訂之，取其精美者，去其冗者，不必逐辭詳分，俱從竅要段落處點醒之，詳註之，蓋欲學者知肯綮所在，涵詠其神趣，玩味其節奏，自得精意於語言文字之外也。因又更其名曰古文評註，比前書而愈進步焉。夫學者取法乎上，高以自命，方能雄邁超脫，卓然自立於世。但行文不本於周秦兩漢以及唐宋元明大家，識者必嗤其毫無根柢，而屏諸庸俗不堪之列。苟取是

書而諷誦之，研究之，俾才高者不專事乎馳騁，而一軌於法，質魯者不苦其浩繁，而得其旨歸；由是發爲文章，則骨格高古，氣息宏深，與秦漢唐宋元明諸君子並垂不朽矣。

康熙歲次癸未桂月，錫山過珙商侯氏題。

新式
標點

古文評註目錄

卷一

左傳 公穀 莊檀

鄭伯克段于鄆	左丘明
周鄭交質	左丘明
石碯諫隴州吁	左丘明
臧僖伯諫觀魚	左丘明
莊公戒飭守臣	左丘明
臧哀伯諫納郕鼎	左丘明
楚子伐隨	左丘明
季梁料楚師	左丘明
曹劌論戰	左丘明
齊伐楚盟召陵	左丘明
宮之奇諫假道	左丘明
荀息傅奚齊	左丘明

古文評註 目錄

陰飴甥復惠公於秦	左丘明
重耳遊歷諸國	左丘明
介之推不言祿	左丘明
展喜犒齊師	左丘明
宛濫之盟	左丘明
燭之武退秦師	左丘明
秦遠蹇叔	左丘明
秦人入滑	左丘明
晉敗秦師於殽	左丘明
趙盾弑其君	左丘明
楚子問鼎	左丘明
齊國佐不辱命	左丘明
楚歸晉知罃	左丘明
呂相絕秦	左丘明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左丘明

古文評註 目錄

二

晏子不死君難	左丘明	宋人及楚人平	公羊高
季札觀周樂	左丘明	虞師晉師滅夏陽	穀梁赤
子產毀晉垣	左丘明	道遙遊	莊周
子產論尹何爲邑	左丘明	養生主	莊周
子革對靈王	左丘明	仲子舍孫立子	檀弓
子產授政太叔	左丘明	子之上母	檀弓
夾谷之會	左丘明	晉獻公將殺世子申生	檀弓
祭仲諫征犬戎	左丘明	曾子易簣	檀弓
召公諫監謗	左丘明	重耳對秦客	檀弓
襄王不許請隧	左丘明	杜蕢揚解	檀弓
單子知陳必亡	左丘明	孔子過泰山側	檀弓
敬姜論勞逸	左丘明	黔放嗟來食	檀弓
叔向賀宣子貧	左丘明	晉獻文子成室	檀弓
王孫圉論楚寶	左丘明	戰國策	
諸稽郢行成於吳	左丘明	蘇秦以連衡說秦	秦文
范蠡不許吳成	左丘明	范雎說秦王	秦文
荀息不食言	公羊高		

卷二

西漢文

古文評註目錄

趙良說商君	秦文
韓非說難	秦文
莊辛論幸臣	楚文
樂毅報燕王書	燕文
觸輿說趙太后	趙文
趙威后問齊使	趙文
顏獨說齊王貴士	齊文
魯仲連遺燕將書	齊文
馮煖客孟嘗	齊文
屈平卜居	楚文
漁父辭	楚文
宋玉對楚王問	楚文
李斯諫逐客書	秦文

過秦論	賈誼
治安策	賈誼
論務農積貯疏	賈誼
至言	賈山
論貴粟	壺錯
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
上諫吳王書	枚乘
賢良策	董仲舒
上諫獵書	司馬相如
諡巴蜀檄	司馬相如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史記	
答蘇武書	李陵
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報孫會宗書	楊惲

古文評註 目錄

五帝本紀贊	司馬遷
項羽本紀贊	司馬遷
孔子世家贊	司馬遷
秦漢之際月表	司馬遷
平準書	司馬遷
伯夷列傳	司馬遷
管晏列傳	司馬遷
管晏列傳贊	司馬遷
屈原列傳	司馬遷
滑稽列傳	司馬遷
刺客列傳	司馬遷
酷吏傳序	司馬遷
貨殖傳序	司馬遷
游俠傳序	司馬遷
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
報任安書	司馬遷

三國 晉文 唐文

卷三

前出師表	諸葛亮
後出師表	諸葛亮
陳情表	李密
蘭亭集序	王羲之
歸去來辭	陶潛
五柳先生傳	陶潛
北山移文	孔稚珪
滕王閣序	王勃
爲徐敬業討武曌檄文	駱賓王
與韓荊州書	李白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阿房宮賦	杜牧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弔古戰場文	李華
陋室銘	劉禹錫

原道	韓愈
原毀	韓愈
佛骨表	韓愈
諍臣論	韓愈
復上宰相書	韓愈
三上宰相書	韓愈
答李翊書	韓愈
與于襄陽書	韓愈
上張僕射書	韓愈
與陳給事書	韓愈
答陳商書	韓愈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答李秀才	韓愈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愈
送董邵南序	韓愈
送孟東野序	韓愈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古文評註 目錄

送石處士序	韓愈
送溫處士序	韓愈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送浮屠文暢序	韓愈
送楊少尹序	韓愈
送王含秀才序	韓愈
張中丞傳後序	韓愈
圻者王承福傳	韓愈
諱辯	韓愈
進學解	韓愈
獲麟解	韓愈
雜說上	韓愈
雜說下	韓愈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祭鱸魚文	韓愈
祭田橫墓文	韓愈
祭十二郎文	韓愈

駁復讎議	柳宗元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梓人傳	柳宗元
郭橐駝傳	柳宗元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柳宗元
鉅鍾潭小丘記	柳宗元
永州新堂記	柳宗元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賀王參元失火	書柳宗元
送薛存義序	柳宗元
愚溪詩序	柳宗元
捕蛇者說	柳宗元
宋文	
待漏院記	王禹偁
黃岡竹樓記	王禹偁

卷四

岳陽樓記	范仲淹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義田記	錢公輔
愛蓮說	周敦頤
上范司諫書	歐陽修
縱囚論	歐陽修
朋黨論	歐陽修
伶官傳論	歐陽修
宦者傳論	歐陽修
送楊寘序	歐陽修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釋秘演詩集序	歐陽修
畫錦堂記	歐陽修
豐樂亭記	歐陽修

眞州東園記	歐陽修
峴山亭記	歐陽修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瀧岡阡表	歐陽修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秋聲賦	歐陽修
上歐陽內翰書	蘇洵
上田樞密書	蘇洵
春秋論	蘇洵
辨姦論	蘇洵
高祖論	蘇洵
管仲論	蘇洵
六國論	蘇洵
諫論	蘇洵
心術論	蘇洵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蘇氏族譜亭記	蘇洵

古文評註 目錄

教戰守策	蘇軾
省費用策	蘇軾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荀卿論	蘇軾
范增論	蘇軾
留侯論	蘇軾
鼂錯論	蘇軾
喜雨亭記	蘇軾
宋文 明文 清文	
石鐘山記	蘇軾
超然亭記	蘇軾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方山子傳	蘇軾
前赤壁賦	蘇軾
後赤壁賦	蘇軾
上樞密院韓太尉書	蘇軾

古文評註 目錄

八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靈谷詩序	王安石
洛陽名園記書後	李格非
贈蓋邦式書	馬存
正氣歌	文天祥
却聘書	謝枋得
秦士錄	宋濂
賣柑者言	劉基
答許廷慎書	方孝孺
象祠記	王守仁
論信陵救趙	唐順之
滄浪亭記	歸有光
劉一丈書	宋臣
徐文長傳	袁宏道
耦耕堂記	錢謙益
題元祐黨人碑	倪元璣
五人墓碑記	張溥
刪微論	陸次雲
擬漢太子招四皓書	過松齡
鮑隱居記	沈思倫

新式標點古文評註卷一

左傳

左傳者左丘明傳述春秋之事周爲天子而用魯紀年者以春秋本魯史故也

鄭伯克段於鄆隱公元年

左丘明

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

傳凡言初者因此年之事而推其所由始鄭國名姬姓武公即桓公名友周厲王子封於鄭今河南開封府鄭縣申國名姜姓今河南南陽府宛縣鄭武公娶申國之女名曰武姜者姓姜而諱曰

武也娶

生莊公及共叔段

共音恭國名今河南衛輝府輝縣武姜生二子長曰莊公寤生

寤生即寤生是

驚姜氏故

名曰寤生

因難產而驚

遂惡之

因此失愛于

愛共叔段欲立之

武姜偏愛叔段欲廢長

立次以叔段爲太子

許也此段追敘武姜愛惡之偏以啓莊公兄弟相殘之禍也

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

制邑名即虎牢關在開封府汴水縣武

遂其廢長之謀乃求一最險之地封段

公曰

制巖邑也

號叔死焉

巖險也號國名號叔東號君也號仲禮叔皆王季之

難以攻擊易於保守非無益其安也爲去聲

他邑唯命

唯命是聽

請京

武姜固制不可又求一最大之邑封段

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大音泰莊公之意謂邑大可以養驍而不敵亦必易制故順姜請

張大之謂之京城太叔使其無所顧忌而必陷於

祭仲曰

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祭音蔡祭仲鄭大夫凡邑內有先君之

總長三丈高一丈首侯伯之國其城長三百雉若所封兄弟之都城非國之比不可過三百丈過則大而禍國失強幹弱枝之道必為後日患先王之制所以先王立都城

三等總以國城為斷大都三分中五之一中都五分其國之一不過六十雉也小九之一小都九分其國之一不過三十三雉也此古制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京不度非制

也今京城過于百雉不合法度恐非先王之制君將不堪叔段據有大邑將必為鄭國之害君其何以堪此段敘祭仲以國制諫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焉齊齊辟

寡出自武姜之命雖為國害何所避之對曰「姜氏何厭之有姜愛叔段難以鄭國與之亦何厭足之有厭平聲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若至於蔓延而後圖之難矣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

叔段得安其所無使如草之滋長而蔓延也蔓草猶難於芟除况叔段乃君之弟而又加以姜氏之寵使威勢太大使難處置此君所當早為之圖者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叔段據有大邑而多行不義之事自作孽自受必致斃敗未必能為國害鄭君所

姑待之」此段敘祭仲又因姜氏之欲以諫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邊也貳兩屬也果然叔段行不義之事欲命西北兩邊之邑其所出財賦命

其半以與鄭國半以入京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鄭公子為大夫名呂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鄭既屬鄭又屬段是貳之也君將何以處此城而兩屬焉已自己也

欲與大叔臣請事之君若以二鄙與叔段則我請事以為君若弗與則請除之若不以二鄙與段則請除而滅之無生民心無使鄭國之民生攜貳兩屬之心

公曰「無庸將自及」庸用也言無用我除之彼將自及于禍此段敘公于呂之諫以著莊公之不數其弟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廩延鄭邑今開封府延津縣屬者至此竟收為己邑直以廩延為界限所侵愈多也

一步緊一步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暱親也此段敘于封之諫以見莊公之不數其弟而又驕成也大叔完聚

大叔收二鄙為己邑之後繕甲兵繕修也修治其甲冑與兵器具卒乘整備其步卒與兵車為戰守之具乘去聲下同將襲鄭將乘間而掩襲鄭國此則不義之甚者夫人將啓

果然完其城郭聚其人民結甲兵甲冑與兵器具卒乘整備其步卒與兵車為戰守之具乘去聲下同將襲鄭將乘間而掩襲鄭國此則不義之甚者夫人將啓

果然完其城郭聚其人民結甲兵甲冑與兵器具卒乘整備其步卒與兵車為戰守之具乘去聲下同將襲鄭將乘間而掩襲鄭國此則不義之甚者夫人將啓

果然完其城郭聚其人民結甲兵甲冑與兵器具卒乘整備其步卒與兵車為戰守之具乘去聲下同將襲鄭將乘間而掩襲鄭國此則不義之甚者夫人將啓

果然完其城郭聚其人民結甲兵甲冑與兵器具卒乘整備其步卒與兵車為戰守之具乘去聲下同將襲鄭將乘間而掩襲鄭國此則不義之甚者夫人將啓

果然完其城郭聚其人民結甲兵甲冑與兵器具卒乘整備其步卒與兵車為戰守之具乘去聲下同將襲鄭將乘間而掩襲鄭國此則不義之甚者夫人將啓

之。夫人武姜也。姜本欲立叔段，知其有驕鄭之舉，將開導之以爲內應。此二將字，明明懸懸連坐姜氏妙。

公聞其期，曰：「可矣！」

莊公密操而聞其驕鄭之期，曰：「此以母愛之故，段向無叛逆之形，欲除之而未可者，至今日可討。」

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

聲罪致討，曰：「伐段，子京是加以重兵之一路也。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百乘兵共萬五千人也。帥音率。」

京叛大叔段，

段入於鄆。

京城之人皆知段不義，不肯助段，知鄆不可襲，乃走而入于鄆。鄆音烟，鄆地今開封府鄆陵縣。

公伐諸鄆。

公料段必不能支于封，當入于此復出奔共。此段敘叔段之叛而莊公伐之其敘叔段事止此。

書曰：「鄭伯克段於鄆。」

吾孔子所作春秋經也。此句即春秋所書之經，又鄭與周皆姬姓，莊公與

閻實封伯爵，故曰鄭伯。

段不弟，故不言弟。段係莊公同母弟，也何以不稱弟以段不克者，勝於賊之名。

段弟道似非弟也，故不言弟，爲依經釋一。如二君，故曰克。段居於京城，過百地，大

君相交戰而得勝者，故曰克焉。依經釋二。

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

其所以不稱莊公而稱鄭伯者，以段惡未著，莊公不早爲之所，養成其惡，以者心之所之。段實出奔，共春秋不言出奔而以克書者，明鄭伯志在殺段，當其出奔時，左難右難，不知如何，虧他走也。依經釋三。不言出奔，難之也。脫也。此二句是左丘明因春秋之文而自解其經所不書者。此段引春秋所書而又釋之以見段與鄭

伯之遂寘姜氏於城穎。真音志，禁錮也。城高牆也。穎鄭地，今開封府臨穎縣，謂其城之地在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地中之泉曰黃泉。誓此生無復相見也。二句是區別與母爲誓之詞，將平日惡己愛段之德一總發洩。此段敘莊公之怨母亦是承上起下之文。

既而悔之。悔其誓重而難改，亦是莊公真心發現處。穎考

叔爲穎谷封人。

考叔人名，穎谷即穎之谷口也。穎考叔鄭大夫時爲穎谷典封疆之官。

聞之，聞其誓非有獻於公。

或獻言，公賜之食。食舍肉。而

捨其肉，特挑其

公問之，之故。

對曰：「小人有母，直刺入心下，俱饒文耳。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

公曰：「爾有母遺，」

我國君內施之羹，臣之不食者，以母在故也。

請以遺之！」

遺去聲，與也。敎請於君以君之賜臣者，臣遺其母可乎。

公曰：「爾有母遺，」

公聞遺母之言而有切於心，曰：「爾有母遺，」

母可遺而我獨無母以遺之，可恨也。

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

有母謂之無不，公語之故，語以作段驕鄭

得，不請其說。

之故，語去聲。

且告之悔。

音以慈母殺誓之悔此八字括前半

對曰：「君何患焉？」

何患其誓重而難改若闕地及泉，掘隧而相見。

處相通由此見母則是相見于黃泉也

其誰曰不然？」

既不背誓言又可以見母誰以此說為不然此段敘穎考叔之善于迎機婉導

公從之。莊公從其說遂掘一隧道與母相見以踐前誓看他天大難事只如兒戲便解公

入而賦。入便賦也樂故也

「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

莊公入隧道迎武姜而賦詩曰大隧之中云云下敘此融融和樂意見前此之怨毒釋矣

姜出而賦：「

大隧之外，其樂也洵洵！」

洵音異舒貌見從前之隱忍忘矣

遂為母子如初。

母子之情近復如傳此君子曰：「

後賦也

穎考叔，純孝也。

贊其孝行純篤愛其母，施及莊公。

自愛其母拾內遺之珍能感發莊公使之母子如初詩曰：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所以大雅既醉之篇言孝子之心篤于愛親無有窮微之時又能以己之孝感君之孝是能錫及其福類也

其是之謂乎！考叔之孝足以當是詩之所謂也一精鄭莊公

文字却以穎考叔結之以穎考叔為孝子而以鄭莊公為爾類也

〔評〕過商侯曰：叔段到底不過一驕弟耳，稍裁抑之，庸詎知不恭于兄？曰姑待，曰無庸，是誰氏之釀成之也？

及後母子如初，而不聞反弟于國，悔猶得半而失半也。鄭伯始終其忍人乎哉！

周鄭交質隱公三年

左丘明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

莊公鄭武公之子是諸侯平王周天子也卿士周執政之官謂武公父子相繼為平王卿士世秉周政

王貳於虢，虢諸侯也鄭公使仲也貳不專一也莊公威權日盛

王初畏之時虢公亦仕王朝平王欲分政於虢公不復專任鄭伯

鄭伯怨王，鄭伯即莊公以其不專任已政故怨王

王曰：「無之。」

斯時天子弱鄭伯強平王不敢實認分政于虢之事乃諛言曰吾無此意故周

鄭交質

實音平，猶與當也。平王恐鄭伯不能深信，因彼此各以其子爲質以明不背約。希圖苟安於一時。

士子狐爲質於鄭

平王子名狐，往鄭爲質，明未嘗貳也。

鄭公子忽爲質於

周

鄭伯子名忽，往周爲質，明不敢怨也。上但言交質，此先書王出質而後書鄭出質者，明是鄭伯逼王立質，而後聊以公子某責是鄭王先與人質也。此段敘周與鄭交質之始末。

王崩，周人將昇虢公政

昇與也將者，欲行而

未決之詞。平王崩，周之臣子遂成平王本意，乃負約而將以政事與虢公。

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

祭音蔡，祭足即祭仲。鄭大夫帥音率，率溫周邑名。今河南懷慶府溫縣四月麥熟，鄭伯怒周人負約，使祭仲統兵奪而取之。

秋，又取成周之禾

成周即河南洛陽縣。其秋禾熟，鄭又奪而取之。

周鄭交惡

自此交質者轉而交相疾惡。

君子曰：「

不由中，質無益也。」

由出也。中心也。謂信之所以服人者，以其出於中心也。今周鄭之說，信不出於中心，雖各以子爲質，何益之有此段一口喝倒交質之非。

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

無有質，誰能間之？

要平聲，約也。問去聲，離貳也。使彼此心明而不暗昧，恕而不苛刻，而又要結以上下大小之禮，則一言而終身以之，雖不必以子爲質，亦誰得以間其交也。此段正教平王應用禮不應用質。

苟有明信，

誠使此心明

澗、溪、沼、沚之毛

山夾水曰澗，通川曰溪，方池曰沼，小渚曰沚。毛所生之草也。

蘋、蘩、蕓藻之菜

蘋水萍也。蘩白蒿也。蕓藻聚草也。皆生于澗溪沼沚，可以爲采者。

筐筥錡

釜之器

方曰筐，圓曰筥，皆器有足曰錡，無足曰釜。黃汗，行潦之水。水填爲玄酒者。

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薦祭也。羞進也。以上數句言雖至薄之物，猶可藉明信以爲祭祀燕享之用，即用質亦不至用于狐也。

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

言有國之君子欲盟約彼此之情者，誠能以明信爲本而禮以行之，又何藉于質也。此段言畢竟不應用質，爲音燭。

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澗酌，昭忠信也。」

此非獨子言也。詩國風有采蘩采蘋之什，大雅有行葦澗酌之篇，按其爲義，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爲用也。此段是左丘明就上澗溪沼沚四句尋出來，歷作證以論斷交質之非。

【評】過商侯曰：纔曰交質，自然交惡，履霜堅冰，所自慎也。以鄭伯之處心積慮，目中久已無平王矣。武士虢

特借題耳。即舉國而聽之，溫之麥，洛之禾，吾亦懼其不免也。每閱先輩評語，多以並言周鄭混稱二國

爲左氏罪。愚謂賢如丘明，豈真尊卑莫辨，正妙在寫得無情無理，可笑可惱，而鄭伯之惡愈甚。此法也，讀者不可不知。

石碻諫寵州吁 僖公三年

左丘明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衛姬姓始封之君叔康文王子齊姜姓始封之君太公也東宮太子宮也人君正宮位稱太子不敢君上位故常處東宮得臣齊太子名莊姜姓姜而諱

莊也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原其所自出蓋與太子同母爲東宮得臣之妹見所生之貴也與下文嬖人對看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莊姜美于色賢于德終以純子衛人深惜其無子可立所以有碩人碩廣

之賦也又娶於陳，曰厲嬀。陳嬀姓諱曰厲嬀音圭生孝伯，早死。此又以生子不能成立而深惜之也其姊戴生嬀桓公而來者曰嬀爲姜也

嬀爲姜之姊戴亦諱也桓公名完古者諸侯娶夫人則同姓之國或以姊妹以姪女相隨而去今世用婢女隨嫁卽此意莊姜以爲己子。莊姜無子因攝育爲己子然太子之位未定公子州吁嬖人之

子也。昭而得幸曰嬖莊公又有幸妾所生之子名曰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公因嬖愛其母遂寵其子而州吁秉性又專喜用兵好去聲公弗禁，弗，英兒語也公又縱容之而弗之禁莊姜惡之。莊姜以其所好

不正而遂惡之惡去聲此段敘州吁得寵之由以爲諷之端石碻諫曰。衛大夫「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義者制事之宜方端也納者當以義方教之不可納於不正也驕奢淫佚，所自邪也。驕謂恃已凌物奢謂誇矜犯上淫謂嗜欲過度佚謂放恣無節此四者乃邪之所自起

四者之來，寵祿過也。而所以有此四者由於寵之太深祿之太厚之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言將立爲太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

州吁既習于邪勢必緣寵愛以爲階級而起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諄者，鮮矣。諄音軫安言寡言之詞此幾句結蓋憤極而爲此反語也

州吁既習于邪勢必緣寵愛以爲階級而起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諄者，鮮矣。諄音軫安言寡言之詞此幾句結蓋憤極而爲此反語也